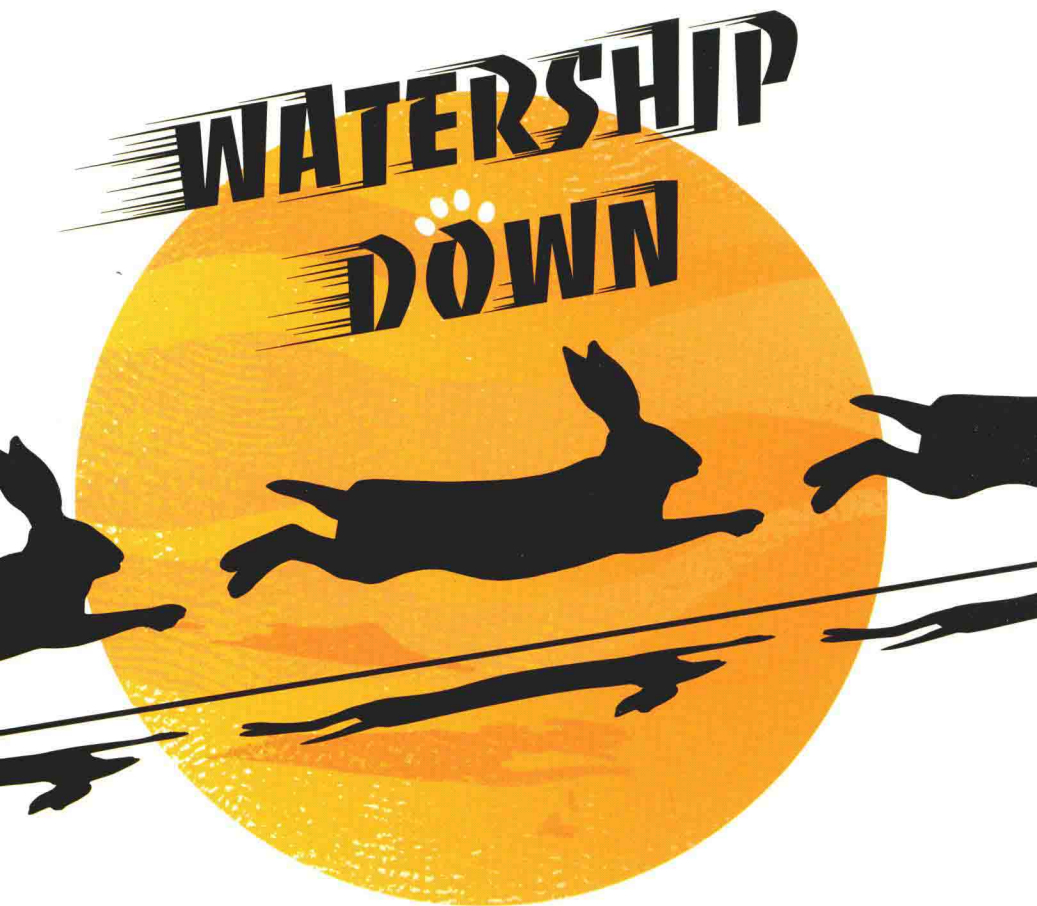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兔子共和国

〔英〕 理查德·亚当斯 —— 著

徐兴 ——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WATERSHIP DÖWN

兔子共和国

〔英〕 理查德·亚当斯 —— 著

徐兴 ——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兔子共和国 / (英) 理查德·亚当斯著; 徐兴译.
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7.1
书名原文: Watership Down
ISBN 978-7-201-11032-5

I. ①兔… II. ①理… 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7313号

WATERSHIP DOWN by Richard Adams
Copyright © 1972 by Rex Collings Ltd.
Copyright renewed © 2000 by Richard George Adams
Introduction © 2005 by Richard George Adams
All rights reserved.
译本授权: (台湾) 英属维京群岛商高宝国际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02-2016-191号

兔子共和国

TUZI GONGHEGUO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022-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bs@126.com

产品经理 徐思思
责任编辑 张 璐
特约编辑 王小凤
封面设计 李 芸

制版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80 × 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3
插 页 2
字 数 281千字
版次印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4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CONTENTS

目录



第一部

旅程

THE JOURNEY

- 1 布告板 / 002
- 2 兔子统领 / 007
- 3 榛子的决定 / 013
- 4 出发 / 016
- 5 阴森的树林 / 021
- 6 埃拉里拉受祝福的故事 / 025
- 7 獾与小河 / 028
- 8 渡河 / 031
- 9 乌鸦与豆田 / 037
- 10 路与公共牧地 / 041
- 11 崎岖 / 050
- 12 原野中的陌生者 / 053
- 13 出乎意料的殷勤 / 062
- 14 “像十一月的树林” / 070
- 15 国王莴苣的故事 / 082
- 16 诗人银叶花 / 087
- 17 闪亮的铜丝套 / 093

第二部

瓦特希普高原

ON WATERSHIP DOWN

- 18 瓦特希普高原 / 106
- 19 黑暗中的恐惧 / 111
- 20 蜂巢与老鼠 / 119
- 21 连埃拉里拉都会哭泣 / 130
- 22 帮人如帮己 / 140
- 23 海鸥克哈尔 / 151
- 24 夜探农场 / 168
- 25 突袭 / 175
- 26 小多子远行 / 194
- 27 坏消息 / 197
- 28 山脚下 / 208
- 29 榛子力排众议 / 215

第三部

遇险艾弗拉法

EFRAFA

- 30 新的旅程 / 224
- 31 埃拉里拉和地狱黑兔子的故事 / 229
- 32 穿越铁路 / 236
- 33 大河 / 243
- 34 治伤草将军 / 254
- 35 摸索 / 264
- 36 暴雨将至 / 282
- 37 行动失败 / 288
- 38 雷雨出逃 / 299

第四部

兔群大战

HAZEL-RAH

- 39 桥 / 316
- 40 归途 / 326
- 41 冬日前的平静 / 339
- 42 日落时收到的信息 / 341
- 43 治伤草亲征 / 348
- 44 埃拉里拉的启示 / 354
- 45 招猫逗狗 / 362
- 46 长毛的奋战 / 367
- 47 来自农场的奇兵 / 374
- 48 “呼嘟嘟”上的女神 / 384
- 49 榛子回家 / 389
- 50 后继有兔 / 393
- 尾声 / 401

第一部

旅程



布告板

合唱：除非遇到了一些恐怖的异象，不然，你为何这般喊叫？

女预言家：房子内充溢着死亡和滴血的征兆。

合唱：怎么会那样呢？这不过是祭坛上牺牲的异香。

女预言家：这怪味好像是从坟墓中渗出来的。

——埃斯库罗斯《阿伽门农》

樱草花凋谢了。在树林的边缘，地面变得开阔起来，渐渐朝着
一排老旧的篱笆倾斜过去。篱笆外边是一条荆棘丛生的沟渠，间或
有几小簇快要凋谢的淡黄花朵，颤巍巍地在野藜和橡树老根之间摇
曳。在篱笆外更远一点的地方有许多兔子洞。斜坡再往前延伸大约
一百码，就到了尽头，一条不足三英尺宽的小河蜿蜒经过这里，河
面几乎盖满了驴蹄草、野水芹和蓝婆婆纳草。一条马路穿过横跨小
河的砖砌涵洞桥，爬上对岸斜坡，一直延伸到左右都是荆棘树篱的
栅栏门前，门后是一条小路。

五月的落日余晖染红了天边的云层，距离黄昏还有半个小时光
景。干燥的河岸上有零星的兔子活动着，有些兔子在洞口附近稀疏
的草地上吃草，有些则在离洞口远一点儿的地方找蒲公英或其他兔
子落下的樱草花吃。还有一些兔子挺着腰杆坐在小土堆上，两耳直

立，鼻子在风中嗅个不停，眼睛则骨碌碌地四处张望着。一只画眉鸟高踞在附近林边的枝头安静地婉转娇啼，一片安详宁谧的气氛。在树林对面的小河沿岸，这时也是空阔而安静的。

河岸的最高处，接近画眉鸟鸣叫的野樱桃树那块，有几个被荆棘掩蔽得从外边几乎看不见的兔子洞。朦胧的暮色中，隐约能看见两只兔子正并排蹲坐在其中一个洞口。过了一会儿，较大的一只兔子率先跳了出来，顺着荆棘丛生的堤岸溜进沟渠，从沟渠的另一边爬上去，进入前面的开阔地。几分钟后，另一只兔子也尾随而去。

先跑的那只兔子停在一片有阳光的地上，用一只后腿抓了抓耳朵。他只有一岁大，体重还不够分量，却没有一般“底层兔”常见的那种局促不安。所谓“底层兔”，是指那些一岁左右的普通兔子，既没有良好的血统，也没有超常的个头和力量，只能追随着年长兔子的身边，尽可能地混日子，通常在领地边缘的开阔地上活动。不过，看起来这只兔子好像懂得如何照料自己。他坐在地上，一面左顾右盼，一面用两只前爪轮番蹭鼻子，等到弄清楚了周围的环境，就垂下两耳，啃起草来。

他的同伴看起来则有些拘谨。他的体形较小，瞪着一双大眼睛，不断东张西望，与其说是小心谨慎，不如说是神经质。有一阵子，一只大黄蜂嗡嗡地朝他身后的一朵蓟草花飞过去，他竟然被吓得跳了起来，来了一个急转身，搞得附近的两只兔子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儿，连忙往最近的兔子洞跑去。不过，其中离他较近的那只耳尖是黑色的公兔子最终认出了他，就又转回身继续吃草。

“噢，是小多子！”黑耳尖兔子说，“他又被绿头苍蝇吓蒙了。回来吧！兄弟，你刚才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吧？”

“小多子？”另一只兔子听到黑耳尖兔子的喊话，跑了回来



问，“你为什么叫他小多子呢？”

“你知道吗，他妈妈一窝生了五只小兔子，他是最后一个出生的，并且是个头最小的一只，所以我们就管他叫小多子^①。奇怪的是，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。我时常说，人类看不到他，狐狸也不理他。不过，我得承认，他好像总能避开危险。”

这时，他们议论的那只小兔子正用他长长的后腿，蹦蹦跳跳地向他的同伴靠近。

“榛子，我们稍微走远一点儿吧。”小多子说，“你知道吗？虽然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但是总觉得今天晚上这里有些不对劲。我们到小河边上好吗？”

“好吧！”榛子回答，“不过你要替我找一株野樱草。如果你找不到，就没有兔子能找到了。”

于是，他带头走下斜坡，影子在身后的草地上拖得很长。他们很快来到小河边，开始在靠近马路的地方啃草。

不一会儿工夫，小多子就找到了目标。野樱草是兔子最爱吃的佳肴！不过，到了五月下旬，即使在小型领地附近，野樱草通常也所剩无几。这一株野樱草尚未开花，伸展着平平的叶子，隐藏在高高的其他种类的青草下面。就在榛子和小多子准备享用这株野樱草时，两只大兔子从对岸蹚过牛群过河的浅水处，朝他们冲了过来。

“野樱草？”一只兔子说，“太棒了！这可得留给我们吃。走开！快点！”看到小多子有些犹豫不决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我跟你说话呢，听见没有？”

^① 兔子总共只能数到四。凡是超过四的数字都被笼统地称为很多。小多子的排行也不一定是老五，但兔子不能辨别，就管他叫“小多子”。

“柳穿鱼，这是小多子找到的！”榛子说。

“我们就是要吃！”柳穿鱼回答说，“野樱草是给精英兔^①吃的……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们不知道，我们可以花点力气教你们。”

小多子先掉头走开了。榛子在涵洞边赶上了他。

“我恨死了他们的做派！”榛子说，“老是那一套：‘我的爪子有劲，所以我就得吃野樱草。’‘我的牙齿锋利，所以我就得住这个洞穴。’我跟你讲，如果有一天我成了精英兔，一定会好好对待底层兔的。”

“你早晚会成为精英兔的。”小多子回答，“你快要长到那个体重了，而我却还有一些时候哩。”

“你想我会丢下你不管吗？”榛子说，“老实告诉你，我有时候很想把咱们这个领地彻底地整顿一番。不过，暂时就不说了，还是好好地享受眼前这个晚上吧。我跟你说过我们要过河吗？那边兔子少一点儿，可以清静点儿。不会有什么不安全吧？”

“很安全。”小多子回答，“如果我感到有危险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在这个地方，我感觉到的好像不完全是危险，而是……噢！我不知道该怎么说……感到有一种东西好像闷雷压迫着我，但又说不明白到底是什么；可是，那东西总让我感到不舒服。反正，我们还是过去吧！”

他们从涵洞桥上渡过小河。榛子想找一块暖和而有阳光的地

^① 精英兔是兔群中最强壮、最聪明的兔子，通常由两岁或更大一些的兔子组成，地位仅次于兔子统领和他的夫人。精英兔在不同的兔群也有区别，有些兔群的精英兔是一帮战争贵族；有些兔群的精英兔由机警的巡逻兵和负责袭击菜园的兔子组成；有些时候，那些善于讲故事、能预知未来或有敏锐直觉的兔子，也能在精英兔阶层获得一席之地。

方，就和小多子一路不停地向前走着，直到离栅栏门后的小径非常近时才停下来。榛子站在栅栏门边，瞪着眼睛四下打量起来。

“小多子，你看！那是什么？”

在他们前面不远处的土地最近被松动过，有两堆泥土排列在草地上。旁边的地面上，不知何时新立起两根粗木桩，跟树篱中的冬青树一般高，中间钉着一块牌子，在荒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。

两只兔子赶紧朝那里跳过去，蹲在木牌正对面的一片荨麻中，皱了一会儿鼻子，闻到草丛里有灭了的烟头发出的气味。突然，小多子颤抖着蜷缩起来。

“噢，榛子！这就是那个让我感到不舒服的东西！我现在知道了，某种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！”

他害怕地抽噎着。

“什么事情啊……你在说什么呢？你不是说没危险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！”小多子神情沮丧地回答，“眼前，这里还没有危险。但是，灾难正在逼近……正在逼近。哦，榛子，你瞧！这片土地！地上满是鲜血！”

“不要胡说八道了，那只不过是落日的余晖。小多子，不要再这样说了，你快吓死我了！”

榛子安慰着小多子，想从他嘴里问出更多的情况，搞清楚使他神经紧张的真正原因，可小多子却坐在荨麻中不住地颤抖哭泣。

榛子忍不住说道：“小多子，你不能坐在这里只管哭！天快黑了，我们最好赶紧回到洞里去。”

“回到洞里去？”小多子抽噎着说，“危险很快就会扩散到那里……是真的！我看见荒原上到处都是血色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！”榛子坚决地说，“我会保护你的。不管将来发

生什么，反正现在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了。”

榛子自顾自地跑过荒地，下到小河边，又在牛群过河的浅水处停下。小多子仍待在原地没动，浑身瘫软，几乎因恐惧而崩溃。榛子费尽气力把他弄过小河，他又不愿进洞，榛子只好硬拖进去。

太阳在对面的河岸背处落了下去。晚风转凉，夹着丝丝细雨，不到一小时，天色就完全黑了下来，空中五彩缤纷的颜色也都黯淡了。对面河岸栅栏门旁的木牌在晚风中发出轻微的吱呀声，好像是在固执地做着某种声明——虽然此时它隐身在沉沉黑暗中，但仍屹立在原地并未消失。然而并没有什么赶路的人停下来阅读牌子上醒目刚劲的文字，那些文字是用黑色刮刀直接刻在白底的木头上的，写的是：

伯克郡纽伯瑞区苏特切与马丁有限公司高级住宅建筑用地，计六英亩。

2

兔子统领

背着如午夜浓雾般的苦难，

哀怨忧郁的政治家，

步履蹒跚地踟蹰着；

既不后退，也不前进。

——亨利·沃恩《世界》



在黑漆漆、暖烘烘的兔子洞里，榛子突然醒了过来，后腿奋力地踢蹬、挣扎，像是什么东西正在袭击他。他清醒了一点后，意识到身边除了小多子以外，并没有其他的东西。是睡梦中的小多子压着他，好像正在使劲爬铁丝网似的，在他身上乱抓乱踢。

“小多子！小多子！醒一醒，你这个小捣蛋。我是榛子，你要抓伤我了。快醒过来！”

榛子把小多子从自己身上拉了下去。小多子使劲地挣扎着，终于醒了。

“哦！榛子！我刚才做梦了，好可怕呀！你也在里面。我们浮在水面上，在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流上随波逐流；后来，我发现我们是躺在一块木牌子上……就跟荒地上的那块一样……表面是白色的，上面有黑色的线条；牌子上还有其他的兔子……雄的雌的都有。我向下一看，发现木牌子是用骨头和铁丝编织成的，我就拼命叫喊。你就跟大家说：‘游水！大家游上岸去！’我上岸后到处找你，直到最后把你从河堤上的一个洞里拉出来。我找到你，你却说：‘兔子统领都是独往独来的。’然后你就顺着水漂到一个黑糊糊的涵洞里去了。”

“行啦！不管怎么说，你踢伤我的肋骨了。什么涵洞啊！净瞎扯！现在可以继续睡觉了吧？”

“榛子，确实有危险、不好的事情。它们还没有离开呢！它们就在这里——包围着我们。我们不能就忘掉睡大觉。应该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尽早离开！”

“离开？你的意思是离开现在这个兔子领地？离开这里？”

“对！马上就走。到哪里去都行。”

“就我和你两个？”

“不！是我们大家。”

“整个兔群？不要胡说了。他们不会走的。他们会说你神经错乱的。”

“可是，当灾祸降临时，他们统统会遭殃的。你必须听我的，榛子，相信我，我们就要大难临头了，必须尽快离开这里！”

“嗯！我想，我们最好去见兔子统领，把你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他，或者我去跟他说也成。不过，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喜欢这个念头的。”

榛子打头走下斜坡，然后朝一片荆棘林带走去。他不喜欢小多子的说法，却又担心真会出什么事情。

这时刚过正午不久，兔子领地的大多数兔子都在地洞里熟睡。榛子和小多子抄了一段地面上的近路，走进一个位于沙土中的大洞，那下面连着许多弯弯曲曲的通道。在布满了橡树根的通道里，他们走了三十英尺，被一只体形壮硕的精英兔拦住了。这只精英兔头顶上长着一大撮怪毛，好像戴了一顶帽子似的，看上去相貌十分古怪，他的名字“长毛”就由此得来。

“榛子吗？”长毛一面说，一面在光线昏暗的树根中间翕动鼻子嗅着，“是榛子，对吗？这个时候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他没有注意到正蹲在通道另一端的小多子。

“我们要求见兔子统领。”榛子说，“长毛，有要紧的事情。你能帮帮忙吗？”

“我们？”长毛说，“他也要一起去吗？”

“当然，他必须一起去。请相信我，长毛。我很少来这里麻烦你，对吧？我以前曾经求见过兔子统领吗？”

“好吧！我替你安排，榛子。也许我会挨顿臭骂。我会告诉



他，你是一个有头脑的家伙。当然，他应该也很了解你，不过，他毕竟上了年纪了。在这里等一会儿，好吗？”

长毛顺着通道没走多远，就在一个大洞的入口处停下来。榛子看他说了两句话，但听不见具体的。之后，长毛显然就被喊了进去。两只兔子默默地等候着，除了小多子偶尔会局促不安地动一下打破沉默。

兔子统领的名号是“山梨树领主”，通常总是称为山梨统领。山梨统领名字的由来，也许是因为他们这个领地附近有一株山梨树。他能赢得这个统领位置，不仅是因为孔武有力，而且跟大多数行为急躁的兔子不同，山梨统领头脑冷静，言谈举止十分稳重。众所周知，他从来不会因为谣言或出现危险情况而丧失理智。当恐怖的黏液瘤病袭击兔群时，他十分冷静——甚至可说是冷酷无情地将每一只染病的兔子驱逐出领地。他坚决反对一切集体迁移的主张，强制实施了封闭兔子营地的政策，使兔群避免了灭种的危机。他曾经智斗一只特别爱捣乱的黄鼠狼，把黄鼠狼引进野鸡养殖场的鸡窝中，也就是把他引到养鸡人的枪口下。这么做，可是需要冒生命危险的。正如长毛所说的，山梨统领现在已经上了年纪，不过他的神志仍然很清楚。当榛子和小多子进去觐见时，他很客气地招呼着他们。像柳穿鱼这样的精英兔也许会恐吓威胁他们，山梨统领却不会这样做。

“啊哈！核桃，你叫核桃，是吗？”

“我叫榛子！”榛子说。

“是的！榛子。你多懂事，知道来看我。我和我的母亲很熟悉，这是你的朋友吗？”

“他是我的弟弟。”

“你的弟弟？”山梨统领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说，“尽管随便些，要吃些茼蒿吗？”

兔子统领的茼蒿是精英兔从平原对面半英里外的菜园里偷来的。底层兔很少甚至根本没见过茼蒿。榛子就取了一小片叶子，很斯文地吃起来。小多子婉拒了，眨着眼睛，神情忧郁地坐在一边。

“那么，你们是有什么事要说吧？”兔子统领说，“告诉我，我该如何来帮助你们？”

“好吧！先生！”榛子犹豫地说，“事情得从我的弟弟，也就是小多子说起。每当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时，他总能预先知道，我发现他每一次说得都很准。他预言过去年秋天洪水泛滥，而且有时还知道什么地方有铜丝陷阱。现在，他预测到有一起大祸就要降临到我们的领地来了。”

“一起大祸。嗯，我知道了。这可真够让我们烦心的！”兔子统领说着，却没有流露出一点心烦的神色，“我想知道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大祸呢？”他注视着小多子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小多子说，“不……不过，很严重，非……非常严重。”小多子结结巴巴地说着。

山梨统领耐心地等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：“是这样，那么，我想知道我们该怎么应付这件事呢？”

“离开这里！”小多子连忙回答，“我们大家立刻离开这里。山梨统领，我们必须全体离开这里。”

山梨统领又等了一会儿，然后以完全明白了的口吻说：“很好！不过我绝不会允许这么做的！这不是在发布命令，是不是？你是在发布命令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先生！”榛子说，“我的弟弟绝没有这个意思。他

